知味

青瓜伴长夏

♣ 宫凤华

闲暇展卷，读到陆游“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的诗句，颇有“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的淋漓兴会。夏日乡村，菰蒲丛生，水墨氤氲，恍入吴冠中的画境。

乡间青瓜小巧玲珑，色泽温碧，纹路清晰，入画悦目。天青色，烟岚薄，窈窕村妇挑着鲜嫩的香瓜在路边叫卖。她们软软的步子，水蒲般的腰肢，一副青竹扁担在圆肩上直晃悠，甜脆的吆喝回荡在长街短巷，音韵绵长。

在掌形的叶片间，瓜儿们腆着肚子，孕妇一般，有点骄傲而羞涩地躲在叶丛间偷窥着你，期待着你欢喜地采摘。吃着现摘的瓜儿，满腔满腑，都是对晚风蝉鸣与土地辛劳的感激。

青皮香瓜脆甜，黄皮香瓜香腻。水瓜皮上有一条条绿色杠杠，斑纹如蟒蛇。水瓜洗净后，切成筒状，剜去瓜瓤，咬之，甜润水嫩。菜瓜适宜腌着吃，切成薄片，细盐渍了，拍上蒜头，淋上麻油，水汪汪，脆刮刮，佐粥特佳。或切成条状伴蚕豆瓣烧汤，那舌尖上的味蕾绝对是百转千回。

香瓜弹指即破，幽香直扑鼻翼，轻轻一击，一股压抑许久的浓香伴着一声脆裂立刻喷涌而出。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便沉醉在了那日精月华酿成的甜蜜里。黄黄的瓤子溢出来，用力一甩，瓤子便溅出很远。咯嘣一咬，喀哧喀哧响，那份香甜和脆嫩，令人齿颊生香。只消一刻，大香瓜就入了肚。

黄瓜入口，清凌凌、绿蒙蒙的青气弥漫开来，让人想起旧书卷，满纸秀润，一片苍古。

汪曾祺对瓜情有独钟：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刨去皮，则瓜肉浓绿，籽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虾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虾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小时候，我们常常溜到队上的香瓜地里偷瓜。我们随便摘到一个香瓜就瞎跑，待站定时，身上早已出了一层汗，也不问瓜儿脏不脏，捧起来就呼啦啦地啃起来。那份馋劲和惊悸，恍若昨日。

村里人种瓜，多半是自家品尝，或送给四邻亲友。夏日晌午，村边公路上总有打着遮阳伞、面色黝黑的农妇卖瓜。她们殷勤地吆喝着，眼里满是期盼。我每每驻足，感到特别亲切，挑几个香瓜或菜瓜，满揣农人的激动与欣喜。

田里的小香瓜、小黄瓜拳头般大小，生吃嫌苦，于是摘下来，洗净，剜去瓤子，用盐腌在盆里，压实，几天后，再捞上来曝晒，在阳光曝晒之下，干瘪了，撕下一块，塞进嘴里，嘎嘣爽脆。腌瓜子脆嫩，糅合了夏日的清风和晨露，一派田园风味。

清晨，盛上一碗黏稠稠的绿豆粥，搛上几块酱瓜子，喝一口粥，嚼一块腌瓜子，那个香脆，那个嫩滑，叫人喝得鼻尖冒汗，满脸春色。嘎吱声有如冰河乍破、古琴轻弹，夏日的溽热便消遁于无形。

青瓜是神奇、多情的物种，总给人一种饱满、喜悦之感。真叹服那片褐色土地上竟生出如此美妙香甜的青瓜。夏天黄昏，残阳濡染，手执旧书，蛙鼓蝉鸣，豆棚瓜架，品咂青瓜，“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心静了，天地远了，灵魂自然有了香味。

人生讲义

当孤独向你微笑

♣ 若 荷

一年夏天，我去北戴河参加一个笔会，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列车上，我遇见了一个女孩，我们开始聊天。她说自己从遥远的南方特地到北方看海。女孩的家就在一个繁华而且沿海的南方城市，如果她真的喜欢大海的话，大可以去离她不远的地方，让大海为其相伴，畅游、嬉戏。可以小住，也可以无期，无须只身到北方追寻。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行程，列车终于到站，我与这个女孩分手，随接站的朋友乘车而去。在宾馆住下，洗漱完毕，走下楼去。谁知又在出门的时候遇见了她，看来，她也住在这个宾馆。活泼的她跳跃着，从楼梯旋然而下。通身的打扮，已由短衫和牛仔裤换成白衬衫配天蓝色长裙，在强烈海风的吹掠下，轻盈得像个美丽的天使。

夜色来临的时候，我们向沙滩走去。她神秘地问：“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北戴河吗？”我说：“不是为了看海吗？”停了一下，我补充道：“或是为纪念什么吧？”

她粲然地笑了，说：“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想独自出趟远门儿，享受一下孤独的感觉。在我看来，那种感觉可真好啊，在嘈杂的城市里可感觉不到。”

哦，原来，她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听够了城市里的噪音，一直以来都渴望一种孤独，一种寂寞，所以喜欢上了远足，度假、旅游，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听一听自然的声音，只要不是人流如海人声如潮，哪怕孤独也会舒心。或许她是迫于生活的压力，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人，压力太大，总有一种青春飘零的感觉。但再怎么也不至于专门找寻一份孤独，将自己包围其中。

我从小最怕孤独。我怕孤独，是由于从小所受的环境。孤独对我来说，是一种恐惧与无助。而我越怕，那孤独越像影子一样缠着我，如影随形。不仅不喜欢孤独，而且我也不喜欢大海。幼年时的一次没顶之灾，差点夺走了我的生命，这个教训令我终生难忘。蔚蓝的海虽然美好，那种呛进海水的压抑和窒息的感觉，我却怎样也摆脱不掉。

大海边，风轻轻荡漾，海潮逐起白浪，海鸥展翅飞翔。沙滩上，伞花缤纷，游人笑声爽朗。女孩长发扬起，追逐着翻卷的浪花。此刻的她，早已抛掉了鞋子，光着脚在海边嬉戏。不过两天，这个原本要享受孤独的女孩，已和常来海边的人们熟悉，在早上出门时打着招呼，在晚餐后散步时随和地点头。在我眼里，她一点也没落入孤寂。情况与预期的是那么不同。

我并不常去海边，会议结束，我就躲在房间里看电视，枕着浪涛浅寐。北戴河的海边是这样安谧，没有一点儿机器的喧嚣，没有建筑工地切割金属的声音。整个晚上，我也睡得很好。在家乡，楼前楼后噪声不断地建设，曾经彻底地摧毁了我的睡眠。而今天，我仿佛真的享受到一种寂寞与孤独，它无声无息地围绕着我，安抚着我的神经，一觉沉睡到天明。

走廊上，有人轻轻咳嗽，也是压抑着的，并不想打扰别人。周围除了海风的声音，就是一片幽静，就连晨曦都像是悄悄给窗纱涂抹上一层鱼白，似乎告诉人们：嘿，醒来吧，黑夜消逝了，又一个崭新的白天来临！

无论是房间里，还是大海边，浪涛里，都仿佛写着两个字——幽静。原来，我也一直在渴望这种独处的幽静。只是我没有感觉到，只把它当寂寞来读了。其实幽静比寂寞更美，它让你的思绪在空旷的视野下飘移，任想象在心田上踱步。

我不曾着笔，脑海里早已跃将出几行优美的文字，去赞美海风，蓝天，黎明，以及海边人为的安静。我并不觉得一切都归于自然，如果没有这份“人为”，这么好的海景之下，是否有挖掘机的轰鸣响起？是否有种种高楼高崛？市声从此开始鼎沸？

我当然知道，所谓追求幽静，不过是久居闹市的一种心态，也更知道，寂静的心永远寂静，喧躁的心永远喧躁。

可我们仍然不断地寻找，甚至远途奔波，不辞辛劳。我们所逃离的不仅是身边的环境，还有我们日渐遗忘的内心。

当“孤独”怀着善意向你微笑，没有邪恶，没有企图，我们首先得到的是一种生命的本色，一种人性的原朴。这才是我们的精神世界，这才是我们的人间美好，我们的完美清纯，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江河风光。

葡萄熟了（国画） 袁汝波

人与自然

夏日里的风

♣ 柴清玉

夏天的太阳好大好亮好热好逼人，逼得我总想到深山碧水旁做一个林中的隐居者。虽然我出生在大平原，后来又居住在城市，从没有在森林中生活过，也知道如今的环境要隐居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总是有这种想法，在纷扰离乱的光影里，在浮躁喧嚣的人流里，心灵便感觉似乎有了一丝凉意，有清风习习而至——被滚烫芜杂地裹卷着的一切，终于从胸口伏了下去，心也安静了许多。

我知道，现代社会，隐居于青山绿水的期望是自己欺骗自己，夏天的炎热其实也是多重合力旺盛的表现。炎热中，许多人仍在坚守岗位、辛勤劳作，建筑工地的农民工，黑红的脊梁迎向太阳，汗水在脊背上汇成道道沟壑；送快递的小哥，在炙烤的大街小巷奔波，为千家万户提供着周到快捷的服务……而走在路上的女人，大多打着伞，一朵两朵三朵，伞的花色不同，伞面上却全是白花花一片，光雨下得正急，从那些伞上流下来的光，在地上迅速汇成一条路，成了那一朵伞花的剪影。那一朵朵伞花进了小巷，进了商场，进了写字楼，但它仍留在我的视线中，像是一个没有被记忆的梦境。

窗檐下的风铃，摇碎了童年的歌谣、少年的疯癫……如今叮当已是响在步入老年的心境中。推开家门的一刹那，屋子里的闷气，又把无声的暑热赤裸裸又满当当地推到了面前：它无所不在，又无可逃避。即使你躲到天边，只要你在这个季节里归来，这就是家为我们留存的气息。一次夏天从远方归来下飞机的时候，我在想，回家的第一件事干什么呢？肯定是开空调。热浪中一滴水幽凉地打在脸上，抬头寻找时却不见踪影，原来那是一滴空调的滴水，在阳光下你循着嗡嗡的噪声，便能找到它的踪迹。美丽的雨滴确实是在阳光中形成的，但这时却是你的错觉。这样的晴天的中午，楼宇如林，长桥如虹，车流如水，雨云却是人们屡邀不至的远方的朋友。

夏天的风儿呢，更是都市里的奇迹。所有的屋子都关门落窗，冷气是人工制造的。当自然的风在街道上辗转碰壁时，悄无声息的行状，让人以为它蒸发了、消逝了。但每当走过街角，女孩子的裙角忽然飘动翻飞起来，交错拥挤的马路忽然就有了生气和活力。如果说野花、绿树、飞瀑、虫声袒露的是山野之夏风景的话，那么能解脱水泥丛林的重重武装，展示城市重重叠叠、明明暗暗的心的，恐怕只有风了。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地处内陆中原，夏日里的风就更加难得了。

夏日，我渴望雨渴望风！

日出而作（摄影） 周文静

新书架

《八卦摇滚史》揭开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 萱 齐

著名乐评人布鲁诺·麦克唐纳以71位摇滚明星、8家传奇厂牌、8位金牌制作人、3家知名俱乐部、3个重要音乐节为经线，详尽梳理了摇滚发展史上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该书用细致动人的情节、经典照片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设计全方位解读过去半个世纪的摇滚谱系，悉数摇滚舞台上轮番登场的各路明星。

《八卦摇滚史》中丰富热辣的八卦趣闻和犀利独到的见解将揭开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书中呈现的摇滚明星之间纷繁复杂的联系与影响一定会让爱刨根究底的摇滚乐迷们心满意足。纵览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最优秀的摇滚、说唱和灵魂音乐。天王巨星如何登上事业的巅峰？艺人们如何合作、竞争又相互爱戴？他们又是如何被他人启发、激怒或是影响的？读完该书，您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该书收录了大量珍贵图片。同时，为了准确地说明摇滚世界错综复杂的各种联系，作者在撰写该书时利用了从世界各地的档案馆获取的信息。因此，这本读物生动翔实，将向读者呈现史上最优秀的音乐、最具传奇色彩的厂牌、最大牌的制作人、最著名的音乐俱乐部和最重要的音乐节。敬请聆听这些引人入胜的内幕故事。

微型小说

挥舞的橄榄绿

♣ 张中杰

这是一场盛况空前的国际足球赛，虽然暴雨过后的场馆内还飘着毛毛细雨，能够容纳6万观众的圆形大看台上座无虚席，人人都争观中国足球队与国际明星联队的一场鏖战。

他的心情有点忐忑。如果不是正好遇上执勤，他一定会坐在观众席前台一饱眼福。他假装镇静地弹了一下原本就十分洁净的警服，抑制住有些急促的呼吸，球迷们的呐喊声分明告诉他对方进球了，他懊丧地猛一回头，球迷们的动作再一次验证了他的猜测。

为了能争取在看台走廊上执勤，他求了局领导好几次，担任大赛安全保卫的警卫组长李副局长一脸肃容：不行，这种大赛谁也不能“开口子”。他只好沉默地走开，作为警察，服从命令是天职。前不久，由于主看台上几个民警脱岗，中国队输了球后，疯狂的球迷从看台上涌出，掀翻了两辆奔驰轿车，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他不是以一名普通球迷的身份来关注这场赛事的。他是为一个像自己一样高大熟悉的影子担心。记忆中的影子越来越清晰，那是弟弟国强在绿茵场上纵横驰骋的矫健英姿。

5年前，他和弟弟以优异的成绩双双入选省足球队，但不久由于家庭的变故，他不得不离开心爱的足球场而参了军。3年的军旅生涯里，他挤出每月的津贴寄给省队效力的弟弟。弟弟国强没有辜负他的厚望，在国内甲A联赛中屡战屡胜，脱颖而出，直到去年被录入国家队。几年中，他和国强通过许多次信和电话，以自己的经验来告诫弟弟要戒骄戒躁。转业到京城后，他时时刻刻关注着弟弟的成长与进步，平时工作再忙再累，他都要看有弟弟参赛的电视录像。

“呜，呜啦啦……”又一阵喝倒彩声把他从回忆中拽出。

“开场第十分钟，国际明星队再次攻入一球……”解说员的声音里失去了往日的乐观与自信。国强肯定发挥失常，他担心这场该死的雨造成了弟弟的心理障碍。童年时，国强一次在雷电交加的荒野大树下遭电击受到惊吓，感冒发烧持续了两周后，留下了惧怕电闪雷鸣的后遗症，这种担心又加深了他的焦躁不安。

2:0的上半场比分，使中场休息的气氛显得沉闷而难堪。他望着进进出出的球迷茫然无措。下半场比赛很快又开始了。

“球赛暂停5分钟，中国足球队主力队员国强被对方5号撞伤，主教练可能考虑重新换人……”讲解员焦灼的声音在他背后炸响。他猛然转身离开值勤岗位，大步穿过走廊和过道，直往观众前台。摔伤的国强满脸淌汗，似乎有血从额头渗出，有两名队员架着他，一辆特制救护车正往场中疾驰。

“国强，顶住！”他洪亮的声音在一片唏嘘的观众场中回荡。奇异的场面出现了：国强突然转身，离开救护车，挥舞双手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跑起来。一瞬间，球迷们喝彩声、掌声和挥动国旗的呼啦声连在一起。

重新站起的国强在接到队友的妙传后终于力拔头筹，为中国队首开纪录。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球迷们还沉浸在刚刚得球的喜悦中时，国强又梅开二度，将比分扳平。

他看到向他迎面奔跑的弟弟国强泪水和汗水交织的脸。“哀兵必胜！”他在心里喃喃自语。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随着他的一声猛喝，体育场内立刻汇成一股洪流。他情不自禁地脱掉了警服在手中拼命挥动，清新的橄榄绿在漫天飞舞的国旗红的观众看台上异常醒目。他的举动点燃了观众们的热情。随即，看台上的观众举起如林的手臂纷纷站起来，球迷们的呐喊如汹涌的浪潮，场面煞是壮观。

“国强，中国队的国强，在终场前一分钟射入了今天的第三个球，掀起了又一个高潮……”播音员的声音里溢满了自豪。

他揉了一下濡湿的眼睛，阔步走出欢乐的人群，走向自己的岗位。泪眼迷离中，他分明看见一向不苟言笑的李副局长正站在一边高声呐喊，为中国队鼓掌喝彩。李副局长一回身看见了他，猝不及防地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他的内心瞬间涌起一股暖流。

连 载

荒木惟大喝了一声，停。刘芬芳看到了辽阔得令人吃惊的上海夜空，也看到了荒木惟。荒木惟沉重的皮靴踏在刘芬芳的脸上，然后他戴着白手套的手接过了身边一名宪兵手中的长枪。他像是打棍球一样，高高地举起枪托并且重重地挥了下去，刘芬芳的嘴被枪托砸中，满嘴的牙齿都被敲了下来。荒木惟丢掉长枪，拍拍手掌说，你不是牙医吗？那我让你满地找牙。

刘芬芳呸地吐掉了满口的牙，他哈哈大笑起来，满嘴是血地发出含混的吼声，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娘……

荒木惟一脚踹向了刘芬芳的胸口，咔咔的声音传来，刘芬芳的胸骨随之折断。他吐出了一口血，然后瞪大双眼死去，像是要把黛青色的初春的天空望穿。然后，一切归于寂静，只有火药的气息在战后的梅花堂附近弥漫。那名匆匆赶来向荒木惟报告的少年宪兵，最后向荒木惟报告，另两名被击毙的敌人，身上的弹孔分别是33个和26个。荒木惟的脸就一下子青了，他抬头望了一下黛青色的天空，咽了咽唾沫说，陈山，你不简单。

陈山在空无一人的冷街奔逃着。背后依稀有枪声和遥远的脚步声传来，在冬尾初春的夜晚传得很远。他开始想起在红灯笼湘菜馆和宋大皮鞋、菜刀还有刘芬芳一起吃饭时的情景，他告诉他们自己有一场仗需要打。三个人沉默了许久以后，宋大皮鞋举起了手，菜刀也举起了手，胆小如鼠的刘芬芳看到两个人举起手后，也举起了手。他们就这样各举着一只左手，无声地望着陈山。陈山猛地灌下了一杯酒，说，谢谢兄弟们帮我。宋大皮鞋看了看菜刀和刘芬芳说，这不是在帮你。

陈山就看着宋大皮鞋说，什么意思？

宋大皮鞋说，是在帮我们自己。国家不是你一个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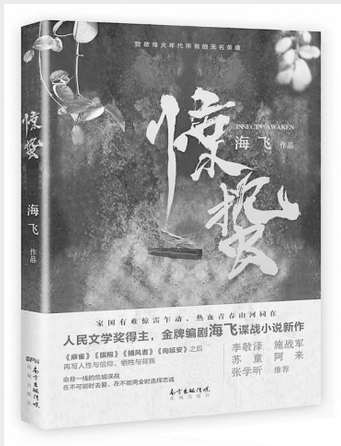
陈山在这一场奔逃中，几乎能听到自己粗重的喘息。他把思绪努力地从回忆中扯回来，清冷的夜色中，突然出现的一辆军车，幽灵一样像是从地底浮上来似的，歪歪扭扭地向陈山追去。在车灯棍子一样向前延伸的强光中，陈夏突然从暗处的一只邮筒后面像猫一样闪身而出，连开两枪，两盏车灯随即熄灭。军车上增援的宪兵，如同被卸货车倒下来的一堆垃圾，从后车门倾泻而出。陈夏双手并举，连连杀了数人。陈山冲上前一把拉住妹妹，往一条幽深的弄堂里跑。但是陈山没有想到，就在妹妹一把将自己推开的时候，一颗子弹射进了她的后背。陈夏笑了一下，说，小哥哥。陈夏有气无力地告诉陈山，她开始想念那台亚美公司生产的五灯电曲儿收音机了。说完这话，她的手枪顶在俯下身来察看她伤势的陈山的额头说，走！

陈山红着眼说，一起走！

陈夏的手枪无奈地撤了回去，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说，走！

这时候，陈山才颓然地站起了身，纵身跳进了黑夜中，迅捷地往黑夜更深的那种黑奔去。望着陈山远去的背影，陈夏渐渐意识模糊。她的目光之中，是一个晃动着向远处奔逃的背影。

陈山在疯狂地向前奔逃着，他突然想起十来岁的自己背着妹妹去码头货仓找父亲陈金旺的往事，那时候日光高远，阳光就那么直直地拍打着兄妹俩。陈夏梳着一个冲天的辫子，她在陈山耳边叫的每一声小哥哥，都会让陈山的耳朵痒酥酥的。那时候陈夏的眼睛还能看得见。那时候有人欺侮陈夏时，陈山一手握着一块断砖，凶神一样紧盯着每一个向陈夏逼近的少年。多年前的往事，在陈山的脑海里反复重演。而陈夏望着陈山迅速远去的背影，眼泪也滚滚而下。她突然希望回到以前，如果能远离枪火，她愿意一直当一个瞎子。陈夏一边想，一边开始摸索着身上的弹匣。她努力用颤抖的手替两支手枪都换上了新弹匣。



陈山在黑暗里奔跑着。所有黑而悠长的夜风全冲撞进了他的身体，让他的骨头阵阵发凉。他的身后响起了零落的枪声，那些枪声像歌声一样嘹亮而有节奏。陈山知道凡是陈夏开出的每一枪，都一定能击到一名宪兵，这是日本神户特工学校甲等生应该做到的。陈山向黑暗更深处奔跑，脑海里浮起的是他抱着收音机兴冲冲地撞开家门，并将那只收音机放在陈夏面前一张小台子上的情景。陈山记起了那个寻常的黄昏，屋檐下挂着红彤彤的夕阳颜色。陈夏就晃荡着一双好看的光脚，坐在夏天的床沿上，当听到收音机里发出的声音后，她把台子上的收音机紧紧捧进自己的怀里，当场她就稀里哗啦地哭了。陈山笑了，说哭得真难看，他一边说一边替陈夏擦去眼泪。而陈山的额头上还挂着一缕凝固的鲜血，把那些头发也粘连在了一起。陈夏后来停止了哭，想说什么，却啥也没说上来，只是对着陈山叫了一声，小哥哥。

陈山向前一路狂奔着。一辆福特车发出刺耳的油门啸叫声，像发疯一样骤然冲到，又瞬间停在了他的面前。开车的是从米高梅舞厅匆匆赶来的唐曼晴。陈山来不及犹豫就一头扎进了轿车里。唐曼晴的特别通行证帮了他们的忙，加上她是麻田的座上宾。所以在一个哨卡口，日本宪兵没敢阻拦她，也不想阻拦她。他们草草查看了一下通行证就挥了挥手。车子在路灯下清冷而幽远的街面上扬长而去，远远看去，像一只摇晃着的胜利的甲虫。陈山的脑海里重又浮起那天吃酒的场景，那天他和唐曼晴一起在培恩公寓吃酒。在离开唐家之前，陈山扬了扬酒瓶，口齿不清地说，我需要你的一个帮助。最好能把梅机关那帮老特务们引开，特别是那些辅佐官，一个个都是特工里的特工。谷获那华雄、川本芳太郎，今井武夫、森延太郎、木村增太郎、金子晴元……最重要的是，荒木惟。陈山语无伦次，摇摇晃晃。但是他记得很清楚，因为被夜风一吹，他的两根肋骨痛了一下。然后他回转身，看到唐曼晴仍然赤着脚，安静地在他身后不远处向他张望着。陈山举起手挥了挥，嬉皮笑脸地挤出了一个笑容。这时候他听到唐曼晴说，两兄弟一点都不像的。

哨卡上两位持枪的日军宪兵都有了困意。一名士兵不由得打起了哈欠，在他还没合拢嘴的时候，看到荒木惟和千田英子带人匆匆赶了过来。从一名哨卡宪兵的口中，荒木惟知道刚刚有麻田最亲密的朋友唐曼晴的车开过，一股热血就轰上了荒木惟的脑门。他恼羞成怒，突然举枪，连开数枪打死了几名哨卡附近骑着车子经过的路人。

荒木惟可怕的眼神在两名哨兵身上扫过，他对着地上几具尸体说，死得早的都是笨人，被人骗的也是笨人。

32